

夏末,一场大雨仿佛是涂鸦玩耍的孩童,改变了西藏山南市错那县卡达村的颜色。清澈的扎曲河被涂成咖啡色,金黄色的油菜花颜色浅了不少,进入成熟期的青稞却悄悄穿了件“黄衣”……
两鬓斑白的胡玉仲倚着门,向外眺望。不远处,西藏山南军分区某边防团卡达边防连营区内,五星红旗正迎风飘扬。那些刻在胡玉仲心中43年的戍边记忆,在这场雨水的冲刷下,变得更加清晰。

卡达有个“胡老兵”

■罗邦杨 王美玉 本报特约记者 李国涛

“年纪大了,8个孙儿孙女,个别名字都记不住喽。”记者一见到胡玉仲,他笑意盈盈,先拿自己的记性说事儿。
这事倒是不假。因为扎根卡达,胡玉仲的儿孙取的都是藏族名字,儿子阿旺平措、边巴罗布,女儿迪妮、索朗金珠、仓吉卓嘎,孙子且增平措……有的孙儿孙女远在外地、见面少,胡玉仲是真的记不清楚。
然而,曾经的军旅生活,对年过六旬的胡玉仲来说,刻骨铭心,从未淡忘。

为了救他,班长长眠雪山

1977年,年满18岁的胡玉仲披红戴花,从家乡贵州毕节启程踏上高原。父亲胡润伍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胡玉仲从小在父亲膝前玩耍,听着战火硝烟的故事长大,参军报国的种子早早在心底生了根发了芽。

结束在成都3个月的新训前往西宁,胡玉仲和战友挤在闷罐车厢里,枕着火车的汽笛声入眠。他从未到过西藏,只听说西藏很高,很远,很冷。

到了西宁,换乘汽车,“老解放牌”喘着粗气翻山越岭,卷起一路尘土。经停兵站,下车后胡玉仲看见战友黑乎乎的脸上只剩眼白格外醒目,不由哈哈大笑,全然不知道自己也是这般模样。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山时,剧烈的高原反应袭来,他感到头晕、胸闷、恶心,努力捂住嘴,不让自己吐出来。

成都、西宁、拉萨、山南、错那,在雄鸡版图图上画出一条弯弯的弧线。几经辗转,前后耗时近1个月,胡玉仲终于来到卡达边防连。

卡达,藏语意为“老虎嘴张开”,戍边卡达,巡逻的危险性不亚于“虎口拔牙”。巡逻路“悬挂”在雪山之间,沿途沟壑纵横、暗冰遍布,有时还会和雪崩、泥石流不期而遇。全程不到100公里的巡逻路,官兵往往要徒步负重攀登3天2夜,才能登顶海拔5200多米的土伦拉山口。

巡逻初体验,胡玉仲小心翼翼,一路拽着马尾巴,可依然摔了10多次跤才挨到终点。站立在雪山之巅,展开五星红旗,宣示主权。那一刻,胡玉仲明白了“中国”二字的分量。

“说实话,每次负重爬山都累得感到绝望,但是巡逻回来,心里满满都是自豪感。”胡玉仲说,4年时间,他记不清到底走了多少趟巡逻路,穿坏多少双胶鞋,用坏了多少个背囊。

4年服役期满,胡玉仲打算回家找份踏实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可一场意外的发生改变了一切。

1981年冬天,就在胡玉仲离营前夕,连队组织老兵最后一次巡逻。“不好!”当



巡逻分队攀爬雪山时,队伍中有人大喊一声,“雪崩!”只见一条白色巨龙从山间呼啸而下,大家纷纷冲向安全地带躲避。危急关头,胡玉仲脚下一滑,踉跄了几步,紧随其后的班长李登明眼疾手快,用力将他推到2米外的死角,自己却被呼啸而至的雪浪卷下悬崖。雪崩过后,官兵在悬崖下刨出李登明的遗体。胡玉仲紧紧抱住班长,眼泪奔涌而出。

扎根雪域,成为巡逻路上“活地图”

班长李登明因救自己而献出生命,胡玉仲心里内疚不已。他萌生了一个念头:“留在西藏,守望卡达,永远和班长在一起。”

退伍命令很快下达,胡玉仲没有食言。一封书信寄回毕节老家,内容言简意赅:班长为救我牺牲,我决心把家安在西藏。

盼儿心切,母亲几番来信催其“速归”,但父亲表示理解。胡润伍明白,“战友战友,亲如兄弟”这句话的真意。

紧紧攥着父母的来信,胡玉仲泣不成声。他朝家乡的方向磕了一个头:“爸妈,原谅我的不孝。”擦干眼泪,胡玉仲把家书郑重收好。

在海拔4000多米的卡达,胡玉仲日子过得艰难。迫于生计,他跟当地群众一起上山学挖药材。每攒下一麻袋药材,胡玉仲就扛到县城卖掉,换来生活必需品。

虽然脱下军装,胡玉仲还把自己当作卡达边防连的一兵,作息时间仍然按照连队的号声。有一次,连队紧急集合

的哨音响起,胡玉仲闻声而动,迅速爬起来穿衣打背包,跑到门口才如梦初醒:“我已经退伍了。”

“不能再让巡逻路上有牺牲”。他主动为卡达边防连官兵当起巡逻向导。“我50多岁时,连队还有几个年轻小伙子走不赢我呢。”胡玉仲“好汉喜提当年勇”,对自己当年的体能自信满满。

有一次,胡玉仲和连队官兵前往海拔5200多米的土伦拉山口,途中遭遇暴风雪。胡玉仲全凭记忆,带领巡逻分队按时到点到位。巡逻归来,时任连长余国勇握着他的手连声道谢:“多亏了您这个‘活地图’,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离开军营之后,胡玉仲与当地藏族姑娘确吉结成伉俪,把家安在了卡达。儿女们长大后纷纷走出大山,离开卡达,他却从未动过离开的念头。前些年,胡玉仲每年都会回毕节探望父母。如今,父母先后离世,他就鲜少出藏了。去年11月,胡玉仲带着小儿子边巴罗布再回贵州毕节,待了不到20天便匆匆返回高原。邻里乡亲笑他“水土不服”,他们不知道的是,他的心早已留在了卡达。

40多年,“胡老兵”叫着叫着就老了

在卡达边防连,去年9月入伍的列兵李宇钊年纪最小,都可以称呼胡玉仲一声“爷爷”。但李宇钊和连队其他战友一样,都习惯称胡玉仲为“胡老兵”。

“叫‘胡老兵’亲切。”胡玉仲很享受这个称呼,“40多年了,叫着叫着就真的老了。”

守望卡达,胡玉仲熟悉这里的一山

一水、一草一木,更热心连队官兵的生活。营区有修修补补的工作,他总是喜欢去搭把手;官兵有包裹快递,他到县城总会顺便捎回来……

“胡老兵”对连队难以割舍,官兵也时刻将他挂在心上。每年9月青稞成熟时,官兵总会自发利用休息时间帮胡玉仲收割青稞。今年7月,胡玉仲驾驶三轮车时不小心撞到路边护栏,左脚受了伤,指导员陈杰连忙带着连队军医为他查看伤情。

关心“胡老兵”的不只是连队官兵。2014年,时任西藏军区副参谋长的张建刚专程到胡玉仲家,两人促膝长谈。胡玉仲当兵时,张建刚是他的排长。两人感叹时光飞逝的同时,话题绕不开卡达的发展变化:曾经的土坯房现在成了砖混结构的新房,国家电网连到连队,吸氧设备牵到床头……

在妻子确吉眼里,丈夫胡玉仲是个乐天派,整日笑呵呵的。“只有一次,老胡好些日子都不大说话。”2000年,在一次搬家后,胡玉仲发现他珍藏多年的帽徽和领章不见了。“当时他就像是丢了魂似的,总是坐着发呆。”

“帽徽和领章像多年的战友一样,一直陪着我,我却把它们弄丢了……”言语间,胡玉仲透露出深深的自责和不舍。东西丢了,可他守望卡达的故事还在继续……

图①:卡达边防连上士何应涛向胡玉仲介绍07式军装;

图②:胡玉仲给自己心爱的黄马梳理毛发;

图③:巡逻途中,胡玉仲和官兵一起涉激流。

王美玉摄 (制图:张锐)

最美退役军人

30多年来,哈电集团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裴永斌练就了一项绝活:靠着手指触摸钢铁,就能判断尺寸是否到位、光洁度是否达标,他因此被同行称为“金手指”,并收获了一项又一项荣誉,成为一名“大国工匠”。

“不是我干得有多好,只是我坚守的时间比较长。”裴永斌说。在平凡的岗位上,追求职业技能的完美和极致,正是他作为一名老兵的本色所在。

1982年,18岁的裴永斌走进军营。因为喜爱身上的这身军装,到部队后,他特别喜欢照镜子。一次,连长看裴永斌对着镜子笑,就问他:“帅吧?”他说:“帅!”没想到,连长一脸严肃地说:“这不叫帅,等你练出一身过硬的本领,那才是真帅。”

连长一席话,让好胜心极强的裴永斌几乎一夜未眠:报效祖国要有真本领,当兵就要当尖兵。可怎样才能有真本领?如何才能当上尖兵?连长告诉他,脚踏实地,不断进取,就一定能够有所成就。

从那以后,裴永斌刻苦训练、发奋学习,很快成长为训练标兵。然而,就在他踌躇满志准备向更高的“山峰”攀登时,“百万大裁军”启动。1985年,裴永斌不舍地离开了他热爱的军营。

退役后,裴永斌来到哈尔滨电机厂,成为一名车工。爷爷、父亲都曾是电机厂的工人,对这一行业,裴永斌并不陌生。到电机厂工作的第一天他就发誓:“在部队,我是一名合格的战士。当工人,我一定当一名最好的工人。”

抱着“做最好工人”的心态,他穿上工装,汇入上万名员工的洪流中。

1989年4月的一天,车间领导告诉裴永斌,厂里要选拔10名技术工人到德国进修学习数控机床。裴永斌立刻报名,并开始参加德语培训。一个德文字母都不会的裴永斌废寝忘食地学习,3个月以后以优异的成绩通过选拔。到了德国,裴永斌白天守在机床前向外国技工学习,晚上回到住所继续查找资料挑灯夜战。

这次德国之行让裴永斌成了厂里为数不多接触过数控机床的工人。亲眼看到了中德技术的差距,回国后,他把更多精力放在了技术研发上。1995年,厂里要给大型水轮机组加工关键部件弹性油箱。弹性油箱属于发电机组的核心部件,承载着机组数千吨重量,其品质关系到整座水电站的安危。当时,厂里掌握这项技术的只有裴永斌和他的师傅王守志两个人。

这项技术要求极高,不能有丝毫差池。“当过兵的人什么困难也吓不倒!”裴永斌主动上阵。

弹性油箱的生产难度很高,在加工油箱内部的时候,车刀刀架会遮挡入口,加工过程中注入冷却液产生的烟雾,致使整个过程处在雾里看花的状态。

弹性油箱内外圈的每一处壁厚,都要控制在7毫米,并且槽的形态又窄又深,表面粗糙度也有要求。为了提高效率,减少质量风险,裴永斌凭借多年加工经验,靠手摸就能“自测”油箱壁厚和表面粗糙度,经反复验证,其测量效果竟然和工具测量效果相同。裴永斌也成为全厂唯一靠双手就能完成自测油箱壁厚和表面粗糙度的工匠,因此有了“金手指”的称号。

尽管裴永斌已经功成名就,但他追



任公司首席技师裴永斌

匠心逐梦

■乔振友 姜玉坤 田志国

求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歇。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公司给裴永斌配备了新的数控机床,但数据编程须由他自己完成,因为没有人比他更熟悉弹性油箱的各项技术指标和参数。

年近50岁的裴永斌“也犯过难、也想过放弃”,但他又一次突破自己,走进车间,开始自行编制程序。他把多年练就的精准手感和经验一点点地转化成详尽的数据并输入机床。在经历了3个多月的艰苦攻关后,他成功用数控机床生产出第一台弹性油箱产品,实现了人生一次重要的跨越。

笔者问裴永斌:“30多年一直和这些冰冷的零部件打交道,有没有厌倦?”他回答:“看着自己加工出来的产品在世界各地发电,感觉很自豪,这证明中国工业强大了,我乐此不疲!”

上图:裴永斌正在编制弹性油箱数控加工程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101岁抗战老兵夏飞忆参军报国的故事——

此生惟愿长报国

■刘汝山 卫枫

人物小传:夏飞,1919年9月出生于山西临汾。193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年代,曾任游击支队参谋长、政治指导员、团参谋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驻德国大使馆武官、驻日内瓦总领事馆领事、驻罗马尼亚大使馆武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后勤部供应部部长等职。曾先后被授予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和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初见百岁老人夏飞,老人矍铄的精神,铿锵的话语,让笔者很快被一份浓浓的爱国情所感染。“把一生交给祖国,把一生交给党,为了祖国的需要,我个人可以牺牲一切……”这句话既是夏飞对党和国家的忠诚许诺,也是他革命一生的真实写照。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一批批爱国青年挺身而出,奏响了一曲浩气长存的爱国壮歌。在山西临汾第六师范学校,师生们自发成立义勇军后援队,在临汾广泛开展了一系列抗日宣传活动。夏飞也积极加入,参与到游行抗议的队伍中。然而,在国民党政府的一再退让下,师生们的抗争如点点萤火,微

不足道。夏飞陷入沉思:“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在这国家动荡民族危亡的时刻,自己的前途在哪里?”

夏飞只能到图书馆寻找答案。他逐步接触到《北方红旗》《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进步书刊,书中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理论,让黑暗中的夏飞找到了一盏明灯:只有依靠共产党,中国才有希望有前途。

怀着坚定的救国信念,夏飞决定离开学校,去寻找共产党。1934年,在得知山西运城正在闹学潮,可能会有共产党的消息后,15岁的夏飞辞别父母,踏上了追寻理想的征程。

长路遥遥,直到1935年,夏飞才在陕西西安找到了共产党。1935年5月1日,夏飞宣誓入党。在党的领导下,夏飞完成了交通联络、传送文件、运送人员、掩护党员等诸多特殊任务,快速成长。

1936年5月,中共陕西北西省委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确定首先在乾县、麟游两县开展武装斗争,夏飞等9名党员,被派遣到乾县保安队铁佛寺中队,配合中共乾县、麟游地下党员负责人张庚良和中共陕西省特派员吕贞,加强“兵运”工作,准备组织起义。夏飞被分配到班当战士后,采取交朋友、拜

把子、教识字唱歌、宣传抗日道理、整顿纪律等方式,对保安队进行教育改造,使这支队伍变为乾县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武装力量。

10月7日下午,铁佛寺起义爆发,夏飞跟随起义部队首先打开了国民党永寿县大门,经过激烈战斗,全歼永寿县警卫队,收缴长短枪80余支,并砸开监狱,解救出被捕的两名队员,枪毙了罪大恶极的县长,给了反动势力当头一棒。次日,部队撤离永寿县,在乾县梁山乡坊里村休整,正式宣布建立“陕甘边抗日联军”。

“我一直按入党宣誓的去做,满脑子都是要消灭敌人,要完成任务,所以也就不怕死了。”回忆起那段战斗经历,夏飞语气无比坚定。

后来,夏飞先后参加忻口战役、围攻麦积山和攻打闻喜城等战役战斗。在山西忻州市忻府区忻口村,修建有忻口战役纪念馆,纪念碑文记录了毛泽东对忻口战役中牺牲的中国军人的评价,

“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太激烈了,全团伤亡人数达70%以上,四分之三的共产党员都牺牲在了战场上。”阵地上,炮弹和炸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许多官兵被震得耳鼻出血,但他们硬是用刺刀、手榴弹打垮了敌军的一次次进攻。

“你们就不要上来了,上来多少牺牲多少,你们要保存好骨干力量,准备长期对日作战。”1937年10月下旬,夏飞带领部队到达忻口战场时,战斗已接近尾声,但官兵个个摩拳擦掌,准备与敌人决一死战。然而,团长阎揆要却命令夏飞迅速撤退,转入敌后游击作战。

“抗战打鬼子,指挥员用脑子打仗,经常打得敌人摸不着头脑。”提起艰苦卓绝的抗日岁月,夏飞有很多“得意之作”:在师干部团两个连的协作下,指挥一个营设下“口袋”,合围并俘虏了阎锡山整个防共第六团;夜战奔袭,成功偷袭一个日军后方兵站,缴获敌人一门大炮、20匹马和不少医疗设备……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中央军委从各野战军选调的优秀干部,夏飞参加了驻外武官训练班的培训学习。1950年10月,他被派往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工作。在此后20年的武官生涯里,夏飞为加强我军与外国武装部队之间的友谊和保卫世界和平做了大量而积极的工作,赢得了驻在国武装部队领导人和各方面友好人士的称赞。



再见了,康西瓦的兄弟

“我马上就要退伍了,你却永远留在了雪域高原,希望我们来生再做兄弟……”康西瓦烈士陵园里,即将退伍的弟等兵孙源宏在一座墓碑前泣不成声。

8月24日,新疆军区某边防团组织40余名即将退伍的老兵驱车近百公里,到海拔4280米的康西瓦烈士陵园进行祭奠,与安逝在那里的烈士告别。

去年6月18日,列兵魏正杰在训练中突发高原性疾病牺牲。孙源宏和魏正杰是同乡兵,魏正杰从西南大学入伍后,和孙源宏分到同一个新兵连,下连后又分到同一个连。他们生活中互相帮助,训练中互相学习,战友情深。在魏正杰

墓前,孙源宏扶着墓碑讲起自己的故事。去一线连队一直是魏正杰的愿望,如今,孙源宏已替他在神仙湾站岗、天文点巡逻、河尾滩守边防……

牛德龙、郭 帅 摄影报道



请 浏 览 相 关 视 频 二 维 码

视频制作:郭 帅
视频编辑:苏 鹤